

沛園集卷五目

書牘

報公孝與

與徐直指

答沈東霍

與趙南渚

報况重初

答周斗垣

答王子廓

答萬伯修

與陳惠甫

與李本寧

答李于田

與屠長卿



上于宗伯

與趙吉亭

報王百谷

與高東溟

與鍾幼芝

答黃中丞

答謝在杭

答邢太保

答文太青

答王恆叔

答黃中丞

上孫文融

答劉華石

與王百谷

與傅金沙

與趙南渚

與徐汝惠

與萬伯修

與戴觀察

答趙太史

上溫中丞

答王百谷

上曹中丞

與王濰縣

與郭明龍

答朱南和

與某兵垣

與李于田

與康驤漢

與季第

與王百谷

答孫湘山

答黃中丞

與董叅知

與張太華

與蕭含譽

答李于田

與鄒四山

與馬叅知

與尹將軍

答馮琢庵

答陳使君

與王霽宇

答錢明府

與趙司徒

與張元羽

與張幼于

與尹春寰

與薛鳳儀

答魏見泉

與徐直指

與王百谷

與劉明府

與張北海

與馬明府

答愚庵

答胡從治

與李道甫

與傅民部

與徐汝惠

答汪長君

答郭姊丈

與顧朗哉

答李道甫

與崔明府

與王子廓

與劉本初

與李本寧

與陳廣野

答陳元瑞

涉園集卷五

書牘

報公孝與

涉南 邢侗子愿著

客歲之冬暮後閣門輒有趨廝見報曰有客自東方來擁襜襪負苓著風儀落落神仙中人也弟私心謂東方無此士有則為東蒙公先生已而季犯以公見報則為大叫倒屣足及于舍館刺及于城

門若不一夕而定交千古托言同裊何者足下聲
實炫赫奪我小巫繫唯是沂汶河濟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而儻然一旦涉吾土也何故天實賜之余
小子敢不敬承儼然左顧劇談浮白卜晝之未已
而夜以繼之上泝黃虞中及魏晉下逮李唐信陽
北地之所爲文章敵國吳門歷下之相與爾女窮
交三物未詛口血宛然若新雙蓋隄傾白頭恍乎
如故滄溟泰岱惟我二人樂矣于時輪鞅北轅未

幾薄遊返轡馬帶五陵之雪袖染三殿之雲顏鬢
悲涼衣裘蒙茸挽袂連坐縮林啖螯俛仰人代縱
橫世情處仲之壺驟缺延津之箭自鳴于先寄聲
馮史迴席昌平飛揚于塞下太倉扼腕于立談良
與歎汗湯之所遭極周環之陳迹我歌君舞君倡
余和傍人辟匿謂兩狂生矣行逼歲闌庭闈不遙
陳遵還轄相如倦遊南陌分襟淒其以風李季汎
瀾小人佐之官柳凋傷前溪凍合人非金石情胡

以堪別來火歷三鑽弦經十改旣坐嵇康之癖復
牽尚平之累巾車未緣以促駕尺櫝並阻于命懷
徒望蒙山之巔英英乎冒絮龍門之室隱隱者擊
鐘聲色蒼茫依稀足下猶之深宵寐語覺則失之
矣詎意嵒厓信使十日賫糧滿紙寫張敏之情棕
一札極國僑之裁制洞心駭目得未曾有一大快
也且復重之筐篚屬意雀羅迴寒色于綈袍覲高
風于結轡雲芽薦椀香甘饒舌唯臭與味有則似
之陋用厚以益形朴與慳而交會何物么磨之子
乃誤明恩于足下也四近之云唯遭遇迤邐是爲
兄弟若餘三者則有向邯鄲而却步即故衣而下
泣耳修之于載藏之名山走至不肖敢保歲寒伯
翁襄事紀異願任鐘石萬一精靈沉翳厚地則不
肖猶子之辜邑志得全編即效佛頭之戴雪寒多
厲兩地應同幸杯茵自愛

與徐直指

昔所栽花地而持斧臨之此并州別一地天明公
歸然南面御史民言念舊遊身若靈光魯殿餘則
晨星落落出者處者僅同矍相射堂參半狀將不
能不致慨于離合升沉之際也侗也山林諡謗首
荷問貽遠狀津津就中有概把書歡喜悅被袞衣
矧以朱提在握爛其盈門數溢四流寵分三戶舍
衛子忽作玉石巨觀矣何以得此于長者乎不可
不知也侗則敗如意耳既不可理而別用又不自

安頑鐵第從人間作粲花之具供梵甲之資明公
還朝有日千里迂程一過七十二君而觴焉兼及
配林如不肖當與節下劇談一出流漫縱橫方圓
下上此手中指麾物或不終汶汶以死也侗不善
爲家邸田垂盡半生樂國忽墮瘴鄉轉思尊先翁
教僕以處世大方謂豐年之玉不及荒年之穀于
今信矣腹痛興悲良箴駐耳悔何及焉側聞里社
探搜極玄備美書法亦復典午門風孤情勝覽纂

一嘯于蘇門天下無此直指也久別無階會茲良
便不自禁其刺刺計金閭還報引紙盧胡不免煩
一斗麴生消之耳

答沈東霍

四明諸君子人擅聲詩其所繇法徃徃畧景象而
重神髓祛輕俊而趣沉實以故金閭之里彼自一
是非而四明諸君子更自一是非不肖與用韞學
士諸君子談之尚矣至于先生者則尤得之故友

于子冲所子冲所持五言十餘首無不重若饒鼎
温若復陶權聲校字絕去七子之鉛華而歸之爾
雅不肖以爲詩止是矣老嘉則粗有其矦然而才
不鮮標長卿滔滔隕然自放去鄮侯三尺遠矣此
愚所爲伏膺足下而依依于十載正從四明得四
明海內得海內非盡愾悅無稽以鼓唇舌而斲鷄
壇漫隨縮帶之士羽翼瘡痍而比之乎太橫也惟
齊之役天假我緣顧又無緣甚東溟一杯水邈若

銀河遂不及合并于一夕詎期天孫有意擲梭千里而睠焉相及以愜乘槎之願者非足下乎念此情直將三經清淺而吾私猶綿綿也先生其俟之矣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申詠此詞不覺一座無人謁明光而見 帝別春明而返東秦其以枉帆德水而枉車涉圃也實不勝跂予

與趙南渚

天相名德諗知台候禔履倍平時國是人綱寔惟允賴孤清儼雅屹如岱宗之不拔蓋海內圓冠方履以及元元之衆無不翹首拊手頌休明者矧夫同郡門閭之士欽承風範爲日已久而又近叨甄鑄著在形模即雲泥分隔敢自外遠不以一字通殷勤尚得稱爲具有心曾耿耿含靈輩哉不肖還山廿載自分于世常違夫不可青黃之木而欲晉之萬乘之噐孰不驚而駭走者獨尊臺持平通國蟠木加先去冬按臺剡削不肖獲以黥謗綴諸尾

末秋毫悉屬大恩蓋得之督漕李公方伯沈公者甚具夫尊臺雅心樹植直欲付之不言而蝨李荒桃猥承雨露疇則云施其于斯際木亦不能無情矣侗猶所謂具心曾者中宵捫村誠于何地報鴻私侗計廿年伊蘭見染一日及于昭明則乙巳以後之身天所予也尊所成也人間貴仕固已絕意無營而竹素縹緗之故則時軫于懷鄙欲琢磨兩漢洗濯三唐以期翼翼清時之鵬運陪長者之下風

而尊臺非六經周秦之語不呈諸臆不灑于筆端即如比日奏疏諸篇一本赤衷翬翬而彩毫揮斥遂至前無千古後無來今細入蝨心大蹴鰲極有明一代朝堂閎鉅之業至矣盡矣茂以加矣吾郡于鱗先輩創然獨造拔地拓天幾足名代顧其所標榜人流者擬古之雄鷄壇之霸耳求如尊臺探驪批逆聚米畫石抒謀王之猘素調萬彙之靈和起垂死之朽萌裕九邊之厚實則于鱗有掩面不

前耳夫尊臺所有而于鱗無之于鱗所有而尊臺則彩毫揮斥之餘耳擬古之雄鷄壇之霸即在今日疇敢舍吾大司農之歷下而屬他人侗所擬展答鴻私者于尊臺柱國十年之後携叩鼓篋從杖履于十畝水雲之間前而于後而喁執筆而記一代藏山之磊磊者侗其王藍田之裴廸也乎此實不肖本懷不敢一毫假飾所爲不竟汶汶甄鑄大恩者如是止矣久圖上書謝台慈以家居慳于境外使縈縈者幾二歲罪誠無所解矣今屬蒼頭隨本邑張翰林幹力行明其積悃如此馮元成感成就不薄詞人之運差賴此兄及李本寧一振之海內牢落仕宦不及中人之文章至二君極矣北嚮百首不盡願言

報况重初

老母比如唐山道出四封居積行衛緝御除道猶加等矣不意明公孤情絕俗式騎敬器檢衿一來

即幃褰拜七箸起居猶母見遇身非王陵太君何
以辱張北平家人禮耶大豚黃口懷無夜光荷伯
翁假之後乘周旋少日百心有加業擲陳遵之轄
幾納眚夸之羸仁逮尊老慈被脆穉行人中謁拉
羅相藉戟手交口雀如其躍羸糧信宿委諸道衢
有如履屐之間悉充任使何必我君矣至于傾城
序下霑體塗足君子蔚乎鴻序黔首瞥其蟻集田
者罷犁春者輟相爭迂版輿危頌寧馨竹馬鳩首
言鳥牙獸告歡率舞夜以繼日豈誠故侯愛利漸
被巷無居人良以明公口風及人星言戒物厲其
敢後蹈之在前遂令冠蓋相望行李無留丹青未
磨金石宜勒誠足跨比屋之醇風示末流之澆習
迨今浹月里閉喧傳唇乾口燥猶不謂勞也小人
有母寸草有心鞠我可忘明公可忘語云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所爲萬一効圖者永矢如此爾長跼
授詞西坐如對

洪園集 卷五 九
答周斗垣

侗也阮薛儉懦世所畏惡叶棄人也徒以疇曩執珪仕楚楚諸大夫國人皆我欲焉曰是夫也于鱗李子之鄉人而好爲奇節雄文以自標異者也計今且二十年巖穴日深交遊漸散畏惡吐棄日以相循而獨先生用楚之舊而問余于山中尺函斐妮叙致綢繆其所飾矇侗者皆侗所不自謂能也先生得無以江鄉唇齒之誤而過意阮薛儉懦之輩耶有死不敢當矣先生高揭壇旌雄風四被清英詔令要諸白頭即黃岡下雉不足爲而乃過意濟南精已銷亡之長物攬衿自顧衣帶悉發奇香三家下邑驚傳重問清塵濁水未判兩涂其所爲氣色不旣多乎亟欲跨衛一過廣川而承緒論以畏寒輒已先生能終無意乎岱岳在瞻計必登臨有日迂程蓬葦實所跂予齊賦具蒐無足當熊繹蘭臺之勝以于鱗比壤或可藉爲釀酒期平原十

日蓋趙國賤臣長跽而請此楚大夫其勿鄙夷于
斯焉野芹蜚口何以答休明一切須之異日

答王子廓

千里塞垣走明駝快足而及我于山居也意良厚
題封焜炫諸雲雨耶曇花下來乎實不自意撫中
丞列戟如檣乃爾歲蕤其舌邢生號稱倔彊不免
汗下冰紋一鬣也囊盛珍餌何羨來禽青李櫻桃
日給滕愧無右軍好手作疏爲答澤甦扶老不第

治聾一門體氣常佳盡感足下遠惠之至耳中權
千載人言語妙天下唯吳王百穀可與比倫他非
其儼足下羅而致之恭下也數娑千萬不足多矣
客冬無幸咫尺相失蓋促蒼頭謝過三舍外而中
權御風長往杳不可攀此段胥成所及知而乃金
人其口不以曉告明白二郵均討必方乎及我也
者引批卷復仁又其爲我三子者何如斷案耶胥
成巧于筆札拙于喉舌長裾槃辟研田有秋廷綸

伏蚓初伸未際風雷行一以振當是王家叔明其
儔撫中丞好畫饒史請以畫言夫畫有工有士有
意外有象中廷綸之畫士而意外正如右丞雪裏
綠蕉大年朝陵始迴抑或掌大于股人長于樹皴
灑逗漏渲染遺失種種小誤實不能無而其一片
冥濛襍裊非拂拂之致更江東兩都一億其算
不能當其盤礴劍項吐納晷許也弟于此藝耽之
廿年而屋平勾股尚難巷無居人不謂晚得章生

即生者韵言清舉大類裴君迪而人或因畫以掩
並短二長即胥成連羽歛于鷓鷯未始不爲章君
發憤矣尚寶公雖亟章未得章寸幀尺幅而沾沾
不已要以弟言重耳若所謂張元春誠高今以一
軸往蒼然窠蘚幾令勝國諸子無處生活惜也倦
遊不及從臾出塞余五芝精雅絕倫便 甬遠紹唐
仇戢羽之日業已入我籠中今作大鳥搏空我徒
視諸藪澤可如何矣程扇宮詞領已讀之一再政

猶身歷水殿雲廊而裒其笑語風香者敢不敬伏
答萬伯修

弟凡奉三書足下所矣寓章者激寓方者直寓汪
者宛都蒙涵納人與書俱在空洞中乃知從前不
肖弟自它于伯修仁兄不長者耳悔來幾欲自燒
物顧足下不見不肖措舌狀奈何千里發一乘重
之郎謁者下及蒿萊分俸饋藥副以諭麋諭麋弟
固請之拜賜無愧若參藥一秤費文質周郭者三

千合清俸共得朱提二流即今輦上人巧作事見
淮陰治粟上郡治兵兩公䟽所齧彈頓使軒裳輩
無處生活枯槎如弟橫被異恩浸假遇好事者搏
掩而比奇請之條弟與足下不惟偈乎一笑一笑
來函勢吞岷江光掩列缺氣攄風雲采蕩睢渙鄒
魯燕趙妙合以成文槩筑笙竽異好而成致猗歟
盛矣洒藍炊鼻掌大方幅奉匱沃盥殆將不暇而
敢抗志以高兄妄壓刑而稱齊大便當生致拔余

舌矣湟中一橫出塞諸曲聲華被紙光景盈字持
此可以冠冕列鎮奮揚雄威第絕節興唱則蚓竅
自伏擅代振姿則魍魎却匿伯修足下高明之府
願言少戢摩尼之光毋俾形課之成謝彼排迕保
我多有杞人徐福諒亦仁兄之所不吐也匏苦不
才于人共濟不肖之役良亦在茲五月炎歊負薪
襁襪望天山之背片片作瓊花又從 帝所分得
中尚署獻帶若箇長也袁本初儻募人遇夏每雄
飲足下旌旗在北門作幾大排當河朔名流登筵
爛醉已乃走馬射柳風生鼻端此時抑復思東頭
竹篠間否

與陳惠甫

自昔楚材雅稱絕擅可二三屈指數也然亦文章
節尚岐而兩塗鮮兼長合媿者即寰中辟讓楚而
楚近亦僅僅未槩覩其入所謂材難信矣比從驛
書讀諫臣章奏且隱其姓名而尋繹其語其浩若

長河巍如泰嶽快爽如哀家黎光恠如含光承影
秀豔如曲渚之拒霜寒慄如峨嵋之積雪天下有
此哉已而按其所言事則中世盲人隱犯 聖人
所最忌宰執所極嗔而昂首披襟言之若從懸圃
閩風而瀕闕聚溷齊州之世界天下有此乎五十
年來諫臣文質才力之兼絕而冠紳節尚文章之
並擅臺下一人而已居恒念生吾世而失斯人何
以覲顏戴目即自處不在杜陵男子下然無階上
達可奈何矣不意尊臺使星入部執法耀九河間
而所司肅命廩鬻下及將謂二十年之楚吏猶荷
念存然而仕楚不及列執珪而誤尊臺之一顧則
或者臭味之微合而伊蘭之不受旃檀彼也幸哉
林間二十餘載所當情會意者惟此憲帖儼然及
門之一事侗死可將之地下曰伊蘭果不受旃檀
彼也有死所矣子孫可據以爲七尺墓闕之石而
猶辱在濟南生尊臺一顧之力也侗寔杜陵一男

子而汲汲向人屏息殫殫而作阿邑狀不令慈明
絕纓噴飯而謂駮老虜之面顏如甲乎而伺何以
復向八埏豪桀乎冒瀆崇嚴極知開罪竊願納交
伏冀炤亮

與李本寧

從董觀察所奉還書所爲不朽先人者慨蒙允許
異時有藉以見先人地下矣感鏤之切詎可名言
散禮遺隆兩碑皆奇物且并杯勺見還轉生慙慙

以鄙之私俟拜文之日將輸王氏青氈以謝然青
氈適在質庫故前未及申真如向所謂韓昌黎笑
人矣弟書不佳聞高句麗頗耽之每以中金如許
易一條幅書條幅即今上四幅是也仁兄得無爲
故人捧腹故人無文名亦僥得書名也黃撫翁急
弟甚便中爲弟謝之別諭領已廣川咫尺弟當親
走下澤爲足下御過來禽耳弟去冬謁東阿先生
穀城第歸而冒寒今春大發幾實其生在篲三閱

月今復食新矣正亦不必以官爲逃也此段唯仁
兄可與道之携我婦子三里庄收二麥黃雞作羹
噉磨碁餅大是田家瓦盆味不堪持餉也

答李于田

天家柱石人士膺門凡在含生俱極傾仰而矧四
十年同籍末品粗知義理寥寥疏簡果爾惛懵出
壁蠹壤蟲下哉兩歲來又時時窺竊口風欲伸理
敗鐵青黃乎斲樞感恩彌切䟽節亦豈其情正緣

所委文未敢輕率着筆一思一汗下遂乃濳尋若
甘開罪者不肖每謂今之作者如林求其于碑板
沉雄韻言典質者似未多得得意欲抗顏宗昉在六
季之先而經笥噉腹書祕媿行將俟五車浸涉而
奪于家貧學殖弗茂致難執筆兼之伏懼大巫轉
成荒蹋則若何矣目今自惟萬千謝過祇拙書一
事少可自強事蹟業歸櫟括但未聯絡爲篇竣日
酌褚米書丹付大吳生運廁庶幾稍謝時裝仰規

前匠以微暴于域中鄙心或小降也不虛不虛子
長天披子瞻雄逸惟臺下足兼之侗也何人敢污
樂廐妄稱帛儀氏哉寒研軋軋捉管不盡素棕填
積容春和敬奏不宣

與屠長卿

一從陳茂才得所爲壽家君詩又兩得見寓尺書
一從商河毛文學一從東兗楊使君中間各有碑
傳文字一二繡都已長跪領訖遲至今未有以報

也大抵弟涉世踈而受性懶諸勳相仍而南郵或
相錯誤則是之以耳長卿仁兄紀綱以下得無訝
數歲書閣中不度邢生半字耶中朝大徵史材我
輩遂幾脫穎其所屈指雲杜李本寧四明屠長卿
沛北不佞侗而王百穀亦以布衣之賤叅之餘更
得十二人人有主名祕不盡聞要之我四人者特
籍籍傳都門去年顧吏部涇陽業已起草省中疏
垂上而事中忤迄今音耗寥寥則以諸相君難從

度外行事又館中諸君小忌折角雲輩來耶微聞
仁兄從督撫觀察談兵甚善不知于齊亦有駟先
生也即今三五豪少年一釋屣蓬門便挽五石弧
驟赤盜而盤蟻封影纓擐鎧霜刃學作北鋌蓮花
旋遂復自命翁歸文武材以躡取夫開府登壇之
勛而不知其中固無有也嗟嗟長卿子愿庶威絕
倫以授征鉞將三軍率其胸腹將必萬人効死千
夫畢能衝夾踰鋒表其捷船舄緣幢避其巧舞輪
拖鏡輸其險吸息曠目喻其神山嶽以倚振以鎮
寧江海以沸騰以恬平衿甲面縛雞駭豕突而吾
兩人者羽扇綸巾自若也斯不亦儒紳而上將羸
秀而雄武哉而彼皮相者徃徃右彼而左此寶外
澤而錄中乾器夫一劍之任而吐遺乎命世恢然
者也夫文不見收武不蒙擢天以齊越兩方奉吾
曹而我乃張脉債興校短長而狹人以尊已此謂
逆天吾曹其可已矣久別仁兄又久不通書叙心

故輒抒其憤懣如此向作寄懷一詩今書扇頭奉
覽觀彌年戀戀亦何不念乎足下鄉三公東來皆
急僕多以足下故諸靡密碎煩不具陳

上于宗伯

春杪恭謁師門廿年恹恹自惟晚暮開罪百端不
翅多矣我師并心一氣隆之情禮之極先期置驛
詔之通達曰臨邑弟子至矣已而潔除施帳授几
置御蠲辰選勝居壺行榼迄無寧時虎窟之春若

遲殿春之藥似期侗也醒醉相參縱持互見勺河
爲飲涉泰而遊真自忘其淵崇也至于剖析文心
權談名理正言之暇雜以清謔遊然舉鳳鏘珮委
裘不謂三代之典刑兼有六朝之風貌矣還家頌
述老稚吐舌相驚咸謂此行虛往乃爾實歸蠲患
療病不在阿井之膠而在師門之雅素真不覺其
恍焉惚兮盡室皆沐于汪澤也侯生嗣至伏領訓
言冷語銷魂復若置身東郭者長兄淳湛之資不

獨苻采爲勝入闈何所亟所欲知小記及諸韵言
補訂有端專人獻上并以行卷答嚴命矣暨附奏
牋不虔皇恐

與趙吉亭

天曹雄緊領袖簪紳即衣履襟帶尚足輝煥寰區
而臺下夷然不屑也一疏陳情蟬蛻宰衡如視敝
屣若恐一日之養以三公見挂者此其爲孤情絕
照澹致殷懷無論此世即前古竹帛所鐫垂斷斷

乎無能貳也台愜過寒問停鸞枉問郊亭詹佇滿
目淒其蓋感德戀別之衷誠不以人地懸殊而忘
其耿耿矣即今虜逞寇深正當宁物色老成之日
而以雙闈在侍竊計不能用尺一而奪東山鄉邦
小子隸在門墻眷言風素恨無緣一辦長房縮地
之術則飮緒論暴露所懷徒咏我所思兮海一方
聊以紆其岑寂也近晤見翁先生仰恣空洞中未
忘么磨故敢以尺牋候尊履秋漸蕭條唯爲君親

保鍊以對天下懸思

報王百谷

愛第於八月下旬至矣發讀秦松篇蒼顏秀色勃
勃眉睫間已復寒風謾謾四來若負陰崕古雪急
索毳褐冒絮猶不足敵也家君間作小詩香山蘇
州耳乃謂王先生少陵嘉州乎矧有加幣焉敢不
舉君之觴三千里拜使者深心可知一堂三世疇
不南望頌休明濟北菟裘賀章如雨不能當王先
生一片陟釐也櫻拂猶龍乎兩螺可擬兩南金不
腆之文不中墊半偈屏脚乃爲石灾小史塗鴉之
技亦遂辱廣其遊道用兩事流汗且十斛矣春中
祝融不仁延及外藏一二研石化爲池魚煩公爲
購一枚值可十千而殺者在明奕奕神令當是火
宅蓮花借公問訊周郎顧曲太頻不至目矚乎山
齋雅麗何必江南抵死拚兩先生一顧之偶暴下
不能自捉筆占授不虔幸賜貲貫

與高東溟

不肖伏在林麓寂無音驛辜負甄培居恒自媿匏
苦不材分應自繫其疇曰與人共濟乎一丘一壑
是吾事也臺下岳岳巖廊所爲條牒諸章疏不作
他人口吻語斷在可行言質而慙丹邇來第一諫
官矣濟南如馨地賴泣盟神王吾輩壇坫下人即
死聲木色當不作曹蜍李志也臺下或咎不肖寂
無音驛乎蓋名紙生毛不北向者十三年而遂苦
匏自繫也千載人豁其襟期包荒疏逃所爲咎其
寂無音驛者愛我耳將生我羽毛顧無奈其瘡痛
甚也向病痲瘡如亥市間日一作比及三年客歲
四月始及平又奈何其不寂無音驛乎新著一書
寥寥不盈咫尺頗借古爲喻臺下對列栢樹啼鳥
一賜流覽焉亦知瘡痍士有意不龜手海上禁方
耳終不直盧扁一軒渠也不肖皇恐妄言

與鍾幼芝

足下東南異稟西北壯遊眷言齊同恃此意氣足
下精冢壁之書發燒鑿之祕茂先輸其博物元常
埒其才技虛謀重德乎越石許邁締好于逸少世
中人外庶幾兼之矣君從塞下遠枉敝廬裒挾霜
姿面染沙氣三尺之戇能操胡音吹笳則行旅生
悲橋舌則坐客舒笑嗟哉吾子禦兒清淑云何輕
去甘心湮酪弓刀之習爲丈夫生不畫麒麟要當
用馬革裹其四體輿還故鄉死訣妻孥灰面握手
君不爲矣吾子手秉如椽銘山勒碣孟堅何人乎
君當嗣美

答黃中丞

節奉臺下手積字衷天拔法度丰姿靡所不有即
今竟日臨池之輩莫能蠡測其妙侗真汗下矣齋
閣著籌之暇一刻不離青箱黃卷間發爲文筆籠
蓋時才萬萬元美有其鬯而無其整于麟有其法
而乏其逸身兼數器吐飲川雲其在溫陵更何疑

何說侗以末技獲奉門曆研席詎非至幸至幸與
哉字史晉人之外極重隋碑以承晉而啓初唐歐
虞嗃矢也真定張公禮龍藏碑求之數年始得敬
附一紙羅山人伯苻雅慕此此足以洗吳門織媚
之陋矣頃過廣川見宋守所造兵仗龍雀之刀綠
沉之槍雄于武庫無雙中自有人行道遠歸冒寒
擁絮庚三日乃得勒報典籤唯母督過行人侗庶
道餘罪

答謝在杭

積歲無秋鼎食之家拮据口腹不肖之心骨塵土
盡矣彌年缺報豈是本懷特勵枉信冰雪凌兢中
不虞使人馬蹄咄咄耶塵賦視于鱗錦帶不翅雁
行彼初唐位置耳明公漢魏材也厠工精雅若坐
趙宋澄心細素間紈中詩洎書條然自遠不肖胡
以有此哉隄縻極副呵研更望明公時時嗣及隄
縻從縻漢地里志扶風邑累鄉也今累譜類作縻

乃知昌黎郎君在所而是附供軒渠箋乃繪工絕
致琵琶花下對門姬并背生魚矣乃輸此金閭白
獄手也旬日諛墓言大作苦此地無丹砂赤土乃
至騰涌指盡龜坼不能行狎以書付之小史明春
贖厥讐

答邢太保

自枉寒廬奉媿媿之論益知鉅公偉度元自有真
肘後黃金纍纍如斗文壇武畧兼將相而樹奇標

盡人嚮望 方漢南陽諸葛下亦不減唐聞喜令
公矧有粉榆之契而忝宗人之分者乎一時踴躍
冠上塵埃自去矣碌碌書生雲泥隔迹曾不敢具
片牘通殷勤每逢拖沓名流唾壺在側常令口缺
如意一揮恨不有喙三尺盡明公神授耳屢誦奏
疏苦心可掬至于文詞警暢正若下匡山之瀑而
放三峽之流異哉所謂武畧文壇此其端緒竟此
尾不威寧其業大休其人寧已哉往日雙縑噉然

未報茲復重以無金盈函叙次霞蔚龍騰何殊面
命諸雲一布真足以灑澤枯條矣幄內絳燭熒熒
床頭捉刀兒如雲環繞封書題字濫及鄙生便令
李志曹蜍生氣矧侗尚具胸臆稱人者乎川閱水
以成川世閱人以成世願臺端大其所閱而成其
為蓋代之伐幸甚萬_無公曠然廣攬堪共持籌將
不患同舟中柴棘也季公陸賈才不顧而去心甚
快如東方千騎虎豹雲屯佇立亦令增眊然不如
五湖煙月差足佐北窓涼颺耳我乃驕臺下強也
附發一粲

答文太青

自聆塵談每每五夜不成寐白日亦不入黃媻鄉
明公沐浴蒙也深哉媿人千里目送神搖徒以二
豎相凌末緣東首臨邛主人有意或煩張高兩地
主佐足下日朝相如爾不虛不虛觀海不如觀文
公尚有涯際哉拜郎官俸何隆泰如此良足十日

酒貫何云茗椀尊大人殺青編真是提玄輔易人
間未見書也即致撫翁道所以便乞順下二三緒
足下自棟厦材造化欲從甌塵龔厲之當路高范
雲不直庶靖一事足下勿攢眉簿書鞭撻間也會
薄冗又行人立馬不既愿言

答王恒叔

蒙也俗在齊鄙資稟庸下顧常受訓于父師矣束
髮登路竭才徇官期以絕暮金于昌邑還黔首于

化人執心秉節五年于茲頗見取于賢豪大方迨
後接跡中臺彌厲操檢不謂伊蘭有臭苦來逼人
遂使風霾翳于中道黑白易乎正形黃門冒宣淫
之譏下妾滋佯僵之惑良以悲矣還山以來朋好
都絕門故耻名乎師籍親暱殆同于疏屬兼之百
年鼎食一旦瓠落不堪棄寂趨炎亦復人情爾爾
無足深恠乃我恒叔先生曠致橫絕玄覽軼倫視
蔭之交篤于白頭東來停軌損翰相存累檟連緡

騰花散繭縮少文于咫尺揖禽向于曉衡駭目洞
心窺庭叩目玄冬適盡陽煦忽臨其所次心政在
輪寫丹豸商畧道素至于無金輟饋紈扇手題則
又千秋之末誼徑寸之緒標也竊憶先生往在掖
垣無日不嶽嶽蓋三事以下屏息降心者屢矣以
故位著尠汰敗之器藩畹迴驕溢之態三十年來
諫臣任職厥唯先生嗟乎朱雲表殿檻之名長孺
適淮南之駕遂令車輪馬跡帆影檣陰幾躑躅乎
窮天殆周環乎儉塞與言持事標理明例未或不
溢擊于當塗怵懷乎世網矣睠茲廟路漸夷賜環
計日茂陵之托豈所敢聞所冀非上迂程不忘鎌
採之賤青芹白水猶可以羞行人歲晚天涯藩齋
落莫此其氣味蒙所夙諸願言珍攝以對含齒寔
不任翹企深

答黃中丞

節奉尊山傾筐倒度極矣小子侗何以當之如命

即遣許生于初六日南行爲侍廿日糧此其爲青
黃輪困斷樞者不直許生也不肖墨池一派有餘
榮焉伏讀橋碑雅與王尊巖先生旨趣合總之原
本六經而出之以肥腸滿腦雅類波際殺文雲間
逸翻所謂郢人斤斲無形跡仙人衣裳棄刀尺者
唯此足當之也不佞不佞河書具何大臣爲社稷
苦衷淇園下捷主簿傳聞覺猶遜數籌耳此不刊
典也總河公祖招邀三至儼于三月中到彼或得
布襪毳于一片寒山石下坐卧黃絹幼婦聞而漢
書大宛國宛原作平而遵巖詩中作仄用何故唯
尊幸教之遵巖文章不第追逐歐曾大抵得之腐
令神髓者爲多王李拮据似不免罨翠羅珎沾沾
作好奇而過焉者狀遵巖地下應笑此輩畫脂鏤
冰耳凍研皆層冰一二日小和書扇付行人恐置
之則成叔夜爛晨起火潘奏箋不勅不勅

上孫文融

竊見歷下李滄溟先生攀龍葆真履素取則先民
鎔古鑄今蔚爲代寶海內綴文之士靡不宗之而
今五畷之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里空標孟亭
之名門祚寥寥雲仍僅僅侗每詢訪人士皆云李
駒淪喪有子繼亡止遺一孽孫又復無母才離襁
褓寄命婺媪是爲駒者婦儼居窮巷托跡浮萍並
日無麤糲之食經年尠漿汁之饋致令鮑山黃土
作赤靨以笑人嵒湖白雲化素虹而繞墓其于今
日責在明公唯侗含意欲申歷春及夏恐以不急
之務驟溷鈴次悠悠之世見謂好名廼者尺一北
來瓜期不遠千秋氣調機緣在茲伏願明公下記
所司畧損公帑爲贖數椽之敝屋小復白雪之舊
居月或給米一石歲布若干足藉以長養壯髮懸
延後昆一綫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脉
其疇逆心是在臺端倡義力此永晷侗也竊效途
聞奚敢任德臨書不盡覲俟之至

汾園集 卷五
三
答劉華石

不肖第越在草莽正如垂殘之果已吐之核其不足重登籩實甚明矣以故退然塊處形影自慙即海內故人賓客未必盡見菲薄而禰生之刺十載生毛匹縑乘韋一切慶吊之禮都成閤絕亦自分廢錮之人誼當爾爾仰天指地其樂陶然餘不知其不可矣積雨空齋日以調鶴聽蛙爲事而秋憲府中星言走信殆不遠燕齊三十舍而幸然存之

閩繒潞機篚筐鄭重且以尺牘先焉中間叙致綢繆豁披離絕急聲中筑緩聲中琴和氣溢于藤絨光景盈于墨瀋積絲散蠶倡堦和箎未或絜比至文方駕醲欵矣嗟夫雀羅門署每謂千載如新以此其情將無大罵翟公不長者耶比見門下進賢一疏遂令黜顏結鼻之夫競相刻畫唐突西施我則綦巾縞素甘之夫不肖者非不鬚髯如戟音響如鐘腹瓠垂口河瀉軀且七尺有咫也第不能馴

馬如羊彎弓若蘆釋進賢而冠若箕解荷衣而据
冰橐即胸富歸連筆叅元化真如此丘大士說五
侯鯖口則津津指實未染不如綠幘傳鞞一宰夫
左手執鸞刀右手挈芳酸指點盤殮並樂賓主也
又自昔兵政豈盡弃文儒盾鼻磨墨勒銘燕然山
提十斛隄糜挽黃流而紀伐崆峒之石此一記室
事我死不願爲矣种放小生以終南爲捷徑第則
用一丸塞濟水高居彈琴著書力食百畝日一杯

水享二親心自甘于五鼎即貧如原憲賤若三騶
何不足邢生所耶敬謝故人世固厭君平又奈君
平之厭世何僕所坐非有貪慙不檢濡足權門鯁
美政柄而脩報恩鄰也其所連染直以吳興故嗣
後以海寧故彼二丈者僕有無要結賄賂爲聲援
其事在大明中不須別白又不肖者年來不能响
其八口安有能貧如邢生而與斯世齷齪者流齊
條科罪乎一息尚存不能汶汶者以此邢生年四

十時已效王右軍誓墓爲誓天矣許大方幅我自
可抗志圖千載名門下其俟諸當借華山片石爲
副在所紙尾敢大言毋讓承惠問家嚴此洵骨肉
誼再九叩頭以謝

與王百谷

明公岳岳巨人乃亦病痲語云篙觸聖鼓杖汜有
此疾足下不畏于匡耶安得華陽之苦狀如櫛實
如爪以餉足下令其病良已若曰將昌乃瘡請屏

赭鞭桃湯以俟之濟滌二流不能去惡而僕以疾
所患在齟食飲都妨正因擊齒時事太多故墮此
口業耳山澤林鹽之外靡所不搜刑臣四出亡命
景從用鉞如戲項者清源告變梟者三人斫而不
殊者四十五人震鄰在涉觚觫在躬何地可問太
平遙興輕舉足下有術而可僕不惜行滕千里也
三春無雨禾盡卷焦畿輔之間磬磬轉劇 天子
第坐深宮噉肉肆帝之使不假神明東朝妙善居

質不冊不婚言官啓事蒸仍衰如充耳劍輒周衛
僅及鈞陳足下試謂今天下治耶亂耶張郎行李
久滯此中深愧無能爲藉爲作一札達茗川儻以
蠶織爲桑榆乎僕願歲歲從長康樹脰

與傅金沙

聞仁兄行至甘陵又三日而返舍中有之乎虞積
薪耶時事眇目耶吾輩生身最難得者丘壑再數
年而出出而肩國鉅重未爲晚耳第病瘧之後自

置其館曰更生先是吟藝中口喃喃極欲金刀落
吳割絕世緣才就瘡便復作兒女情金沙大士爲
我設何難作何津筏也唯是綺語障更深覺今人
一字不跡古元美暢美于鱗艱深皆非斑左斯文
正髓涉水其將興乎更五年而不肖五十當以三
十冊書求印可矣祕之祕之河上會廣川守亟出
隣初先生數卷相示古雅醇和種種造極是時萬
柳鬢塢餘花表岸爲揭船窓濡題殆盡旅中一快

事也

與趙南渚

蒲輪安車一旦加纁璧而下田間就卧內起先生
出領三輔世皆以鵲華爲東山矣先生然且拜疏
以親爲解一何出處從容就誼也顧今海宇洶洶
赤白羽交馳四境主上宗財而求文武憲萬邦
者非先生不可夫安得終傲朝廷尺一爲也當涂
身勸爲駕知不令大夫乘牛車湖頭菰蔣且付

聞僮數椽茅茨付廬兒不肖願授簡賦驪駒先生
從帷中宜露其面目使路人瞻見風裁此京兆非
便面拊馬張子高眉慙者流從此萬年長安無敢
以輕塵濺先生車輪乃知天子爲湯沐推擇材
略大度士自有真耳不肖偃蹇山中且七八年于
茲不腆胸中頗貯數百蠹魚而邸店膏田瓜分殆
盡又連年穀歉未報八口咎咎交遍相責謂區區
不積泉刀爲鄉里兒曹羞嗟夫此蠹魚數百吾且

驕于南面百城何論一囊錢也又俗士譙不肖不
談兵夫伊吾伯畢取孫吳二三策而翻瀾其口中
怒馬張弓釋不律而親鷗弁之業僕雖七尺丈夫
其素嫻每于中夜咄咄第罵种放小生徒黠終
一片青蒼石我死不願爲矣晚辱先生國士之
山炎火而濯清冷視此生胡能汶汶顧猶恠先
未入犁丘之界中一私邢生于田嬾村童間至
見令先生匪石近得屠長卿書謂歷下有太常趙
先生其山崩又有足下可稱兩清流嗟乎不知不
肖當去先生千由延即歛衽而厠門下之僑陳如
猶不可爲何得如所云云世多皮相士不肖願爲
千載而下所相然不敢槩以蓬之心而自外先生
也不者邢生坐甘名紙生毛矣

與徐汝惠

半歲未通一字書正緣塵坌牽繼近值總功神理
鬱鬱謝公不廢聲樂蒙則用緗素遣之耳項斯自

奇每恨蒙喙不三尺日來之役聊道悃實未足發
兄聲采何至損孟公之牘而諄覆見謝爲麴生告
竭囁且蒙耻賴明公一洗之第施之者無倦色矣
蒙則奈腆惜何也小齋劬劬日力練泥削梓此身
幾作土木偶人壘石爲山僅稱弁中百骸一節耳
無論錢刀畧盡而困中粟麥半稊無遺愚公移石
不謂千古復有蒙也雖然我自用法若聽東鄰
牙籌聲頭岑岑不能舉五臟且嘔出矣白家履道

坊未逾小園彼乃官位差勝我有豚犬視龜兒十
倍日捉筆作方寸書朝顏暮歐津津負跨竈聲又
不聞白公有堂上老人我乃日舉兩卮起居眠食
嗟乎汝惠與角去齒傅翼兩足蒙所得于造物者
奢矣今當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不知我者不可聞
此言知我者又何可不聞此言拙詩文儘多散草
都未料理容次第納觀晨興見使者不覺飛揚信
筆唯明公亮之

與萬伯修

材官還報計日至戟枝葆羽下矣開函而卒讀乎
涉水之八行知復命一斗醇醪也足下天資敏妙
挾藉數器滔滔莽莽動不可涯即如以戈鋌世業
以詩書起家以詩書起家復以戈鋌報國握槊耀
其神武彎弓表其巧捷談部摧其利距氣海輸其
廣納噴語成蘭染紙騰采牋狀則琳瑯之亞檄露
則斑竇之儔頓令崑芝慙其明麗雕虎讓其雄成

玄黃旣判齒髮林壬未或覲夫文武兼資能事斯
畢者也嗟嗟伯修旣無難邊事亦未可便易邊事
掎擊單于者羸幾倍攝伏單于者羸幾倍以掎擊
爲攝伏以攝伏爲掎擊互相訾算孰羸幾倍盪胸
而籌聚米而畧庫具如干車廩具如干馬府具如
干幣門具如干當戶且渠畚掘之爲役棘矜之爲
使飛罽之爲掩包眈之爲餌雲梢之爲誤變患之
爲間揖而手通指曠而目通指躡而足通指總而

心通指而後乃今戰與歎無爭勝金與粟無爭貴
野與市無爭民華與夷無爭界忽然而我如忘忽
然而彼如寄一忘一寄大順之世也寧御夷之道
乎哉揮汗奏書唐突惶恐

與戴觀察

少年掾自東來恭奉臺下所遺諸殺青業侗叩頭
領已伏憶南床風裁所露奏黃紙白簡章勾股莫
紀天下靡不翹仰震聳泰山在瞻乃以餘力成文

章矢口宮商發言朱紫幾令盲史腐令鄴下雲間
藍田杜陵考功隨州諸流輩死尚畏人夫予角去
齒二翼兩足造物制之矣臺下奏書滿公車著書
遍名山人所皆有已亦有人所都無已不無豈非
天授之全能人倫之罕覲哉邈者分臬臨沂泣盟
魯甸差可比于先王之觀孤情迥今絕照淵量湛
乎內函以遵鄒嶧以撫瑯琊司馬之壯遊不必談
矣侗也申詠酒肉淮陵之語而感代興之世竊願

隨行以中雋也掾還適不肖大病後提管不能悉
所欲語居頃之當倒屣傾筐以歸函丈僑陳如求
爲佛弟子請以曝書一片地爲鹿野壇場侗不任
丹誠切切

答趙太史

不肖空爨羸卧人耳辱尊惠櫝及詩言語妙天下
感在五中以脚疾偃蹇不履庭戶凡七旬手爲足
函缺然久不報也職此日夜寢嗽幾失故常矣再

屣遽使彌不自安留垂帟月所課正不能多爲
扇畫共十二事黔技止此矣不肖庸尺徑尺齋閣
額書頗不落夾堂署天固限之不欲自捉床頭刀
令夫已氏據榻閒也所擬致書肆者當不減斃牛
鬻以須興到褚帖不肖弱冠時所獲即在敝簾已
四十年湯題前後共十則或可作吾兩家子孫異
時佳話耳寒季可命駕如上都乎不肖預炙地鑪
以俟促鄰所傾寫計不第魚子牋中刺刺矣公子

兄灼然玉舉輒爲題楣河已流漸鼎茵自愛晨拈
秃穎轉使殊不隨人端是小巫氣索不免奉謝安
石紙尾擲還也

上溫中丞

侗也突與熒燭之明亡所宵類于世幸際老師藪
納緣是得自試其狗馬之能方面熱內慚羞死不
暇迺蒙師臺溫諭獎許陳義甚高已又開發慧藏
引迷謬人而偕之大道玩味師旨苞裹今古如渴

者飲河知有滿腹不自知其天之高地之下也夫
寓宙真空實相無有定在無有形影旣無端緒亦
無究竟如指爲空則日用形形色色孰非實際如
指爲實則日用倏爾忽爾孰非幻境如以爲在市
朝則桓圭衮冕彝鼎大常是何指歸如以爲在山
林則巖厓泉石蕨薇衣鉢是何安頓江山紫翠日
日餞行烏兔升沉時時解纜乃知此道無起滅無
顯晦其實也不實其虛也不虛市朝澹泊未嘗不

山林山林自適未嘗不朝肆廓之則極高極卑惟
所彌湯歛之則一呼一吸唯所橐籥圓常妙應觸
處皆真蓋師臺所契緊爲世人不知有空柵不知
有實相者誠至論也再讀素位而行寧人奪境數
語仰窺師臺體驗踐履其聖賢中正學問謹佩服
終身第山林一節原與尹觀察劇論長生性命之
學反覆辯詰不一而足緣是忘其固陋因謂潭底
日紅山頭月白非入山靜坐不能呈露此景龍吟
于淵虎嘯于谷非入山靜坐不能駕馭此景忘裏
覓覓裏忘定中起忘中用非入山靜坐不能冥會
此景鄞鄂混成蟾光明照爐以奠鼎室以凝神非
入山靜坐不能妙觀此景蓋聖學以戒懼慎獨爲
工夫而中和位育皆是作用玄學以致虛守靜爲
宗旨而脫胎神化乃顯修爲則弟子前所爲尹觀
察訂證者就事論事似又着于枯槁寂寞也茲聆
台教敬謝敬謝顧繁冗雜遯無一寧息稍暇當假

以公役晉謁縱觀海若之大全

答王百谷

丘張兩君先後至俱奉新葬後者差勝自今非真
伏龍岡產不手開此間不辨毛生丘君尚處囊中
稍爲根柢中山以彼中玄菟與管城氏上世有連
耳擬欲遊之即累張中丞家冀得受封如即墨竟
如何縻桑之蠶不減八蠶第斑爛衲衣僕定其品
自秦復陶越石帆季孟間也丘君傳教絕欲得此

敬篚一端以呈向來所獻都不及此此即墨寒機
僕設墓所獲願博藍田黃磁斗中蒲累年彌盛者
一盛丘君當不恡舟車雇直及濯濯煩勞耳張君
以仲儀北發亦客馬坊城又一畫史孫氏自于文
若所至丘君坐上座兩君一東一西三吳鼎峙殊
不厭一濟南老禿翁玄冬適盡日罄清醕十升南
中吏者芊芊而四蹄者不免費關內侯券冊耳丘
君請改事乃得生活才言瑛管淚與英皇俱下矣

椿油一器器僅方管仲到便啓嘗之

上曹中丞

伺不肖往厠臺皇下屬荷鴻私至深渥矣即疲薊
不勝乎玉汝而窳敗亦及于瓦全秋毫以上敢不
歸德于門屏乎蟲豸有知蠕動亦云稱報而必求
于執珪纁組之間則國士須貴要華廡而後可也
而匹夫子姓無聞人矣分隔雲泥缺焉祇候蓋伺
所欲効之臺下者有居平之臆焉請一申明之

主上倦勤鎮日與宮厝奧突對其于賢士大夫咫尺
尺九疑矣且復歡伯之緣日富而阿堵之嗜橫中
鞭笞滿前公車塵積官府半懸官之署宵小多告
訐之文政府飄飄若贅龐言路瞿圃小吏持大寮
之短長屬轄技長官之黜陟即天鑒或翳于浮雲
而丹慙彌凌于白日有識輩靡不壯之且或危之
而臺端雍容自若也九州開府櫛比相聞真有外
觀而用奮內忍而流汗者矣樞位久懸計以一席

爲借東事如何竊恐倭用蔚釜爲敗因而猝伺他
途以入犯則督府渠帥不亦棄之原野而緩不及
腹心乎兵垂竭粟垂罄矣而一旦呼食與卒于中
無困憊之地倘亦戛戛乎難哉侗也老婆耳不緯
之恤而恤宗國見爲越俎亦恃臺端平生國士之
遇聊以抒其憤鬱則多言罹罪輒自忘其不可矣
會憲友赴官附承輿定西矚台蹶不任企戀

與王濰縣

君家夷甫雅尚玄遠雖目無阿堵不聞舉百斛米
變饟人也二十漠驪躡泥淖行千里共前三十六
幅者人以二十爲曹蹄足交馳充衢塞道賦國若
何朋道如茲侈矣侈矣即明侯性自厚德不應疊
疊施于不可知者何人也小人之腹日飮君子之
澤何以報之鏡是炎漢白楨私聞物燦如銀彩碧
于寒仄敢不拜賜屏書庚書十二紙益以獻之四
紙此腕力尚可挽白鷗十石于仁兄胡愛焉家乘

領已小暇爲次序之定作一人間事借手壽太翁
也諸卷軸未及題畱以質往來書法遂爾韶秀虛
和何陡健舉如此入暄何處覓竹篠中飲令人意
念深

與郭明龍

侗一齊東不足齒之儻耳書劍無成清時坐廢獨
一腔意氣未盡沫焉尊臺天海襟期不忘簡賤微
聞齒頰時且挂及驚汗蒼黃何以爲稱是月上浣

李本寧迂程過訪屈指海內文章冠冕輒相推戴
不第以張楚爲言侗謂先生之文醉六經而酣正
史副諧稗而伍風謠風骨獨存筆參造化入乎規
矩出乎規矩出乎規矩入乎規矩覺弇州湯而濟
南僻先生去其二短而兼浩浩洪流巉巉奇絕之
二長是之謂卓然立統不旁門厲者也明與詎有
二哉兩人更相頷歎不能已已至于聖人南注直
欲舉一世人流萌隸付之凡在冠裳顛顛傾嚮恨

不蚤覩丞相之旆北來當時涑水公似猶以殘剩
蠹魚徇其懸繫若先生則手提元化四岳雲興一
日而成洗濯乾坤之會此則兩人之所稔習而非
兩人之所得言也違教命幾三十年矣彷彿隆堂
設醴優孟二曹遞進互呈才如挾日人安得不速
老也廣川之游專待郵籤先生可許布衣門舊前
而伏謁乎膝下繩繩肄文溺簡之狀可得聞歟侗
有五男兒大者道上小亦授讀則皆先君子之遺
也侗涼德不及此也瞿先生待詔爲翰林足使縹
緗吐氣然亦唯楚當此材庶吏一科寥寥不振先
生尚有意乎則又非不肖所宜言也不肖對結二
菴一署天茁一署黃嬾焉觀生穩睡此外都無所
營行年五十又五髮無半莖白者祇是釜塵不滑
敢曰天逸人隱之勲乎第佐捧腹

答朱南和

自角巾歸第口不言平吳事儼然謝傅一東山矣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西塞東遼播餘礦槩行見
蒲輪及里巷間也疇曩之役天子賞功甚薄黃
口之口與青史之口孰爲長短孰是暱直不肖第
山東潦倒書生耳久欲私赫連狀而足未出戶閩
耳未涉邊庭仁兄者以一切端委來不惜十易燭
爲拓天拔地之業樹頰胥耳雄談信雄十三篇孫
武子較此書虞稗乎墅記風流自命儻葛則午橋
晉國所不得窺帷厝弇州以園勝此則以園主人

勝耳麴生佳絕出自比鄰恐不煩篋內鷓鴣第一
齋如斗踈豁自豪若見漢家大不免夜郎王內恚
燒物也我明府丹懇益如精詳沉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仁兄借寵腆以相加敢不拜大賜之重勤
一書溫燠失其隆寒且詞嫻甚如國策如內外傳
如奕如義慶翁歸文武何必地下之陳第也殘簡
蠹魚屈伸以寸樂成小家子夜郎猶大矧望漢乎
雜刻數繙聊當一向手墨須之春和行者促鞦韆不

能觀縷惟仁兄貫在

與某兵垣

門下鮮標令望高視寰宇再入兵垣以來抗言發
論忼慨持正而又時時出之以巽濟之以通正如
芍藥而劑和羹揆其意指必欲禪廟堂之緩急奠
方幅之黔黎甚盛節也不肖生長齊東少習佔畢
束美入仕復耽宦學骨節軟媚意氣灰墮每見一
二矢口譚邊之士心竊笑之不圖比來目見兵戈

寇將壓境乃復釋詩書而講韜畧拋荷艾而成襴
褊吁嗟乎維棗與梓孰厝磐石孰置累碁不肖而
不此之爲慮是木石耳矣所上兩臺揭帖錄恩記
曹其爲此議者剝衷盪腹蒿目分宵者何翅再四
總之全齊六郡素不知兵近海諸方兵食俱拙而
此百十餘城束手累足瞪目吞聲以寄脰於儻臨
之寇不巳慟哉夫議水軍矣議陸軍矣而此二軍
者非若上偶木梗旦夕募削而備盤鈴腰鼓之戲

者也議增餉矣議厲兵矣而此二物者非由天降地湧泥沙搏取而供朝芋暮粟之秦者也言者言之主者覆之不曰事在彼中難以遥度則曰錢糧處置一任便宜即文墨之往來業已動經旬月又曹騰以上下何異隔鞮搔膚究其抹掇一旦倭臨所謂寄脰于俄頃之間者良非虛謬以故不肖僭爲條牒要如老宮監刺刺天寶年中事頗關實際人衛家守耳目心志流洽使習期于言之可行行

之無費庶幾擬堅壁于古法合守得其中策也若全齊而俱爾則總計東方鄉約民丁且三四十餘萬矣分封戍守力逸功專而狂寇雖有數萬之多更誰爲之更番休息者彼在所而攻我在所而備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以我之專待彼之散以我之常待彼之蹙而寇將無志衰于曠日鋒挫于連城者哉在野言野不肖之技止此矣外此而張皇乎犀渠之映日脰艸之蔽江當陳臨敵而奏馘則不

肖其受誑惑之誅無資恃在千載心期輒破山林
之例而私布之如此惟尊炤察不第不肖一人一
家幸甚

與李于田

仁公振鐸大東不佞從喀喀中竊其餘響幸甚贈
言在筵側聞時示同人且曰人不可以無友第誠
疏蹇敢自它于大度外耶遼左功名遂至拓天拔
地大任以往名世杳然未幾節下修其故業且侯

矣高句麗良是史何渠亦稱下句麗人參何故作
人獲濟南有長白遼亦有長白紫貂青鼠二毛孰
優八稍五味若箇風致殊絕今威化鶴鶴去幾許
春秋管寧一榻當坐穿穴斯地寓公斯人龍德柳
復有碑板文字散在醫巫閭間否右軍寄問譙周
并徵司馬錯成都樓觀一一不遺僕今亦欲稍廣
異聞耳茲托爲郵者邑子朱西仕遼西志節才譔
年齡風貌都非齷齪者流節下越次而策之如霜

一片戈戟中令稍得而前齊虜其不以司庾終乎
不佞厥躬猶有譽命

與康驤漢

是月之十有八日亭午不肖身手西京琬琰窮弁
闔之致而馮仲君匹馬見過面盡黃埃解帶相寒
暄坐而進茗汁問所之則曰康尊師將以愛息字
先元兄三郎也余其往謝之不肖不覺喜氣漫漫
滿大宅已咨嗟歎焉古人不作古道安復令于臺

下見古人古道矣頃聞宗伯先生之門闈其如掃
太夫人日以淚瀋洗面耳臺下慨以大事然許之
輕數百里之塗而割尋常見女之戀置目前華膺
婚姻之要而狗豕間宿草之尚書良謂千載季札
可追徐君冥漠無已之望不忍辜也彼霸州公倨
強人耳容城之諾遂足蔭映後來趾跋環海臺下
直方而大溫厚以平絕照孤情事事直無前古則
霸州者其臺下生平大庾中一稊米乎不肖亦宗

伯髻亂交敢因便道悃悃薄有歛人置墨數螺借
以明殷勤臺下篝燈起草月費上方隄糜凡幾斛
此寔不足供白簡用聊爲最少郎君塗鴉耳春漸
暄融唯爲社稷蒼生自愛

與季弟

文宗少年連捷兩掇魁名祇是文氣暢條思致盈
溢清徹而不枯平大而不庸也今觀所取士大抵
然矣夫舉業之文原無定體要在蔚然成章不至

迫湊則主者無隙可尋譬之南海明珠宜爲素絲
所貫而間雜綵繒繒非不美也而累累之妙妨矣
中山狐裘宜以純綿貼之而猥加輕縠縠非不佳
也而綏綏之用乖矣此言聯絡配合之勢然也近
日之文非不稱簡稱潔稱古稱蒼而所失則正坐
前二端竊謂今之作者要在周覽題旨融液天機
命筆如飛略無阻礙寧無新調而不可因調以累
其氣寧無致語而不可因語以斲于理滔滔滾滾

如江如河抑之不殺壅之不竭此暢與平之所爲
亟務也嗟乎寂寥簡短即左丘明不能戶戶曉也
而以用于時文孰其諳之澁滯枯焦即汲冢竹書
不能人人喻也而以加于制業疇無駭之杜撰不
經割裂不合則句與字之病也口未及開喉間已
梗則股與實講之病也浮聲切響對待無音平仄
全非誦如嚼蠟則聲韻之病也未殺常令有餘方
能醒眼而欲引乃絕方望垂觚則束題之病也即
如往日某某之文非不聳動寰區而卒非大家者
則以刷洗時文之太過削刻字句之太薄逐語逐
股陡玩動人而徹頭徹尾讀之則伶牙俐齒覷面
獻笑之態種種索露其餘不足觀也已嗟乎能有
鑒于某某爲文之弊而知暢與平之說爲今時之
大藥取捷之真丹矣愚夙慕古而以時文劾杞人
之慮乃復如此其情鬱勃未能已已惟第察之

與王百谷

葉君至奉到八行恍然面對明月峽是馮開之卷
中津津物清珍極矣穀雨及期望半盛新茗齊遭
險歲不肖幾向廝賤分食往日鹽官阿堵且鉅萬
悔不携歸飽孳子也咲咲數年前謝仁祖載米饒
歷下儉遂成詞林佳話迄今無以報嚙甚儻藉天
幸南征敢不傾橐案上乏管城堪作擘窠者十行
草今隸者倍足噉麪齋中事矣拙書百幅非多一
俟彩毫灑然而至即時課上也登路望許商從郵
亭拈秃穎聊用申覆于顛端怯大巫大巫陳孟公
也

答孫湘山

以華容之仞墻律海內何翅龍門明公起四世而
大其聲張楚甚矣寢丘之世休有烈光焉每從朋
輩憶明公竊欲泣盟東載而聯之惠好也顧以無
階上謁恒惴惴焉實懼無堪爲藉何圖明公不鄙
而賜之箋滾滾千言傾筐倒庋且所爲弘獎不肖

者悉非不肖所敢當也雲杜何人而莒邾之是齒
是配林妄意岱宗矣非所敢當也尊委寵承良以
含毫爲幸第所嗛然于稽命者五斗米道見真人
氣索耳

答黃中丞

洞也丘壑餘生荷尊噓植消盤得歲莫匪至恩仰
報春暉噓焉背曝翻承節饋寵及蘅茆百拜領存
感忤無地文定先師已矣孑然嗣子族闕里謹猥

沐仁膏晏今禮次一絲一髮寔賴所天祠額允題
先期示指凡叨門故疇不鏗中方正是嘉靖間名
隴麋男冕孫男鳳岐奕世紹徽家聲不替邵格之
青丘青藍擅譽羅氏雲來屬耳于魯初製堅潤玉
如于此道畧無遺法君房漆澗可謂極玄但質不
甚賦杵不及千也前蒙湖潁刁鱗之賜久失謝言
大海曠淪率難摹答土正轉律竹伺宸函

與董叅知

明公由汲直郡握憲得蘇公西湖似足倘佯文酒
然時厄在河伯諸大夫類與水爭能非命世鉅公
疇能一言兩言而決蘇公當日起高樓大隄障水
徒步爲士卒先竟亦不妨文酒明公今日得無一
切似之乎不肖草土餘生見明公登路薦聞爲一
見齒少修手腕之逋而冀追其討也死罪五十外
人潑累濡頭爲文士技不直海內少年一噓宿因
本了正猶芻蕘秣馬不甘其斫莖不謂賤勞也翹

首長淮投壺中鵠者何人代興屬矣願言茵茵自
愛

與張太華

一昨之秋過穀城穀城先生所爲起居臺下者甚
備彼中萬壑千巘幾欲移家娛老然以親戚墳墓
在焉不能作穎上兩文忠達邇來時奉尊翁履屨
頗極悠然囊中小小欽陷業付冷風野馬附言申
報用以釋輦下懷也行年五十有五頭顱可知祝

駕已二十年前路康莊有幾願觀麀閣之業安我
北窓涼颺貢生之冠垢塵久矣奈何任彈也

與蕭舍舉

夙從楚會知先生近讀所上奏章爲之罷酒言足
以諫事可以風海內此人耳願言未遂忽拜函書
媿媿數百言言言豐情篤何以得此于長者哉江黃
一世家何減雕龍崔氏侗請捉襟奉杖以備周旋
委序欣承容袖思恭報寒凌一片不在翠壁而在
青瑣至心皈向非敢貌言惟先生鑒察

答李于田

居恒展衣祿襖未嘗不望龍門興稽拜思焉薄言
申候固其夙心先生不拒門屨斯幸矣而遠戕鄭
重扞厥襟期今則大使至矣手書斐媿損惠清珍
高秋搖落得先生一字不轉迨宋玉悲乎朝綱將
不泮歲當及歸一先生脂駕而過荒居手摘來禽
共談名理齊老生借與星緯占矣外啓僅爲一廣

文遊殊不脫青瑣氣則望記曹留意倘爲貴人先
應不直雍丘先生饒唾矣

與鄒四山

夙昔吾師講業鄒魯及門淳湛之士唯稷下諸君
及不肖三四人而止耳迨後諸君振轡天路而第
辱在泥塗遂不得鞭弭諸君終事門下缺焉不通
一字者且七八年餘猶憶數行南紀僅附嗣君自
餘伊蘭之臭在所有之誠何恠乎見絕于長者也

長者袖中旃檀香每爲光家孝廉出孝廉幾欲七
寶裝嚴僕則其見絕于仁兄似非同人本素茲敢
以尺書通不肖家世善富今宦而能貧山居日久
形謀銷光所不自汶汶者柱下五千之業庶幾函
關輟車叟則所藉以終事門下而不辱我師也玉
堂資厚計日拜麻故人凡悴餘無所復談

與馬叅知

貝州片晌之晤遂成傾倒風流忼慨事事次心南

郊執手轉盼異涯計當同此勞勞耳何日抵楚臺
秋來安隱饒樂否去者吳士王百谷羣從也今應
江西舊令之辟道出鄂城以明公蜚聲四遠在所
望其下風極知宦况清嚴毫無仰沫便塗知己爲
草一二薄疏書俾不弛擔于行李其盛惠也誼烈
錚錚歸之如市如我輩人區中復幾萬勿厭煩罵
是夫淋漓潦倒也

與尹將軍

單于自求菹醢至厯憑几之間充國雖老加疾
天子見謂少年也足下澤顏鬢髮身手如旋上馬
似飛鳥奪槩若折蘆適今奮不吞胡後將軍地下
笑人矣君侯平倭大功天下幾目爲異代人即謂
猶存得無虞腳脛寒泄乎耳食紛紛百聞安如一
見嗟乎君侯宜且深藏莫令三河健兒衣裾撒其
門

答馮琢庵

林薈疵賤苦由棘藥兩無足當于長者長者誤誰
何之聽而在駕辱臨之不孝顛倒線麻禮文錯愕
幸長者之卒貫而寬之也解帶留連頓忘新故放
歌舊雨樂莫樂于此辰矣遠拜新篇墨花飛映塗
金紈扇過于戢山大抵詩以律而挾古字用王而
雜章區區草澤將不敢問齊盟壇坫青山謝眺徒
切去後眷懷耳依命占韻言副之別筵是唯翁丈其
教之

答陳使君

病差竊伏思玄度五月坐冰壺飲東頭竹篠間非
天際真人安能與此古歡乎手畢消陟釐諸雲雨
天花下矣其所獎飾不肖者悉非不肖所得當也
大洋園法庶所謂安息鑄幣如王面者漢武之創
白選秦帝之行半兩此猶其遺意乎至于國錢遞
減則用九分七銖八分五銖七分三銖指夷狄之
有泉貨中華俛得而經見也所云火鼠毛白鳩鴉

鶻石沈水暫香等古里其無闕史哉寶玩移時襲
之法錦書肆中不作舍衛城中貧子狀矣荔枝嚼
之猶是盛夏甘香乃知販者殊腊方物暴富不但
獲三品錢郭孝子碑古隸啓今隸堪備鄴架一班
酒以霜寒未甚尚不能佳容少日敬呈

與王霽宇

一騎紅塵來自巴蜀解裝見訊纍纍悉盛情所注
也朱提精榼製出王國復陶佳織珍屬隴西綠昌

雅足消煩丹椒正堪煖老楊集書肆入寶錯落並
陳一時損重下里驚奇真所謂施考無勅而受者
醜顏矣孰無親戚誰乏朋儔歲寒不改晚節隕深
惟親家一人而已升庵先生博綜沉典當朝不第
二有屬第暇中爲更一銓次親家募吳匠鏤之此
文獻大舉止也代尊序第力爲之以頗悉此老平
生日來徵文之使遠自四郵幾擬弁州強半吾親
家爲噉名士一解顏否感憶離悰百不盡一

答錢明府

明府頃上臺謁過郡城郵籤缺報也未幾則雙鳥
冥冥矣彌年期會一日而雲雨虛無可勝懊惱鄭
莊置驛長安郊我乃失之四境新詩損寄秋水爲
神正復作几杖觀也明府勞民胼胝邑乃大熟曹
南萬戶欲假七寶裝嚴道路口碑實繁其侶不第
主生矣

與趙司徒

浮雲蔽日狂霾漲天周有流言孔遭伐木此何足
毫毛損至德不肖今年政六十閱世頗深矣富平
冢翁已事是臺下三五年後旁州也萬萬勿爲時
局介懷李北海當年橫被多口岌岌矣許昌出一
男子孔璋爲申雪北海得無恙璋流遵化侗亦俟
時而起必不作杉栢四周牖下汶汶鬼也天若祚
明當不令侗捐七尺蟲豸有知侗尚笑于鱗一夕
心痛死死非所焉耳欲語萬千轉成訥澁

與張元羽

重陽寂莫用不律代黃花輒成一詩奉詵足下泛
廣川臨高臺手把茱萸亦憶及白衣故人不龍山
標格遂成千古風流我乃自嫌掉頭紗帽側耳吳
郎尚未成行不虞素衣爲緇乎其丈人賞鑒擅場
携有趙子昂卷借來一觀

與張幼于

得春中書所爲弘獎者甚盛無德以戡言念平生
末繇輸其企羨徒讀快賦生銘用濁酒銷之不覺
唾壺之垂缺耳薛生英英固知門無雜賓留授兒
曹書間一談及張先生寒色霏霏四至原嘗不作
朱劇云亡千秋義俠賴公後死小詩奉寄情
箠秋行盡矣寧無棄捐

與尹春寰

德州鄙事甫竣歸擬構栩栩園詩乃雲間董思白
翰編舟自北來特以尺素邀晤言不得已遂取道

武城意在叩渠筆訣故不憚僕僕煩也坐柁間三日備出古法書名跡縱觀之真平生一奇耳還過平原道中俄聞楚鄉異耗心震越不夷漢上几筵東秦節鉞君親去任真難之乎爲此日矣伏冀節哀委化以嗇他年柱石之身

與薛鳳儀

日來暴下不已昨夕復委頓幾與傖鬼鄰矣邢生腹如垂瓠忽不自覺沈郎之甚潦倒冠進賢見我

縣君腰帶遂至移孔若乃後劇如前則神理淺極歸與百谷談區區善病乃爾南北兩高枕差堪並伏也

答魏見泉

填撫三晉以來愛利覃于庶人威信著于夷狄又建所不易辦之勛創所不易談之事甚都甚休虎竹而上通綸而下盪曾相誓凡不染指幾何人精稜不孚獷悍貪婪凡被斥逐幾何人一意一跡是

關國脉不第爭頌名開府也奪晉如保還之臺總
想望風裁京夏顛顛如何黥謗拊手大公捫膺獨
笑不覺深情之極倒也溫言見命滿紙霞光惠而
好我不翅厚矣踈曠久甘寔懼唐突鉞下晝吟宵
寐却望并州桑乾泚水可指此心耳先此借使展
言要悽之私須恪以盡

與徐直指

向從藥令悉臺下念我深自忤而無德以堪不肖

老矣無能爲矣臺下何不忘簪履而亟欲憐之耶
不肖平生行檢莫逃慈炤貪廉邪正盡付東流唯
數卷敝書堪度白日覺年來遊沫頗深耳臺下泣
吳吳自并州士民加額禱祠而得之者非湯偶爾
也當年嘉定揀荒事極仗苦心不知曾有紀述者
否良夜靜思唯此一段無慙官下回首三十年都
成陳跡計吾子孫能標我于圓石間耳王百谷布
衣間氣臺下素加禮遇今一切更望作護法韋馱

世園集 卷五
也不肖明歲六十鬚髮無一莖白齒尚可礪漏三十下矻矻作褚河南陰符細書不訛謬本寧有云子愿不似人間人似仙似神不肖自乃稱老附發一粲何如

與王百谷

丘張兩君都不至茗飲缺乏望南郵若在上足下視伏龍產正同敗葉安所得厠半偈竹鑪間霑句消煩暍耶去者老伏波非鷓弁庸庸者邇來違蘭鈞而事薄遊將過毘陵謁周太守以爲山則虎丘人則閭丘不以且暮遇也何以稱平生特託區區爲介伏波青犢在囊中中宵輒吼幸明公慎護之勿令過劍池飛而化去也伏波有心計善爲人曹丘願廣其游無致落莫

與劉明府

明府弓如滿輪箭如脫丸令人有封狼居胥之想郎君十二盤馬數迴挽強破的將門將種故自不

凡獲觀瞿圓形意俱下

與張北海

昨與足下談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吾黨復得一快士終夜喜不寐晨起呵凍畫卷石頗不惡幸即付演畱作往來公案耳

與馬明府

劉敬虛先生辟居東郭絕意計偕佛道兩書泛濫采掇探源會委漑葉流根吾世斯人邈焉疇匹所謂經戶寂如披帷斯在者也又聞擅橐駝之技精計然之策榆柳成列特犗爲群厥躬任其作勞壯心藉以未消矣

答愚庵

遠承法帖下問勞疲褊褊間忽若清泠灑及也兼荷名香兩種一洗人世伊蘭優鉢羅花印成妙相如影如歆又復如幻安得吾師拈出此義解脫火宅實學人之上願耳遙瞻悉替上歎下歸恨隔由

延十數不獲僉然坐列見一毛端徒從古雪同叅
竊聆淨染不殊身在光網之下也附答江硯一枚
望師猶立文字廣媿毗曇聚頭扇二握用代松枝
有時登寶華座披僧伽黎或亦不免須此耳軋侍
者還敬訊安穩自餘綺語不足恩前

答胡從治

經云華山四方削成果如削成從華陰望山際長
松才如簇薺希夷峽突出岐路不甚險絕洗頭盆
不中與天女膏沐仙人掌頰色隱起石壁間指掌
殊不了了

與李道甫

吾郡城西北平湖展鏡水芙蓉竟畝者百町畔垂
柳下拂紅翠間雜正如西施亭亭苧蘿邨彼小加
艷耳第畫船簫鼓歌扇酒鎗不逮錢塘實境實際
未知誰爲桓文

與傅民部

張丈凡三寓言三致隆指也主臣何以當先生肺
膺哉新釀才離糟床敬上二器此麴真用白蓮花
漿合成清芬頗饒舌鼻間先生大賞東秦酒汁第
尚未降服滄酒亦在品中似不去菊花市肆氣菊
圃佳然入酒殊帶酒香乃濁如都城黑龍挂爾廣
川近法漢酎或兩重三重清如玉髓此以酌苧蘿
浣女雅足相當及登黃金沓切壁帶金缸間回視
苧蘿不無寒乞廣川耐其不免鴟夷委地乎第前
向省下諸公言刁家趙家兩樽俱不堪大嚼及大
醺諸老極相頷賞座有青州從事董勝歷下露不
甚挾甜耳韻足邨落插花半殘爾馨頰不足墮吾
玉山也往在吳聆弁州公妙論酒且有才德才分
十八德分十二乃著風采廣川新樣其無乃清勝
擬伯夷乎伊尹將于何處生活非犁丘生過任請
問諸舌

與徐汝惠

新開小沼半壁泓然僅堪受月足下文魚滿盎乞
得數頭極知珍貴不以供左慈湯戲厭校人饒口
也

答汪長君

首山之鑄體方湛盧幾辱椎埋之手乃登櫺具之
佩雄身匹虹照水比雪睠茲奇物輒以奉答重誼
殉名可存深古

答郭姊丈

寄到甃甃細好無比有衣有褐可以卒歲矣商顏
芝草如蓋如輪丹章紺理尚餘幾莖厖眉大隱如
綺如角尚餘幾人邑人搗紙竹乎楮乎敗魚網乎
妍妙輝光上擬倫邑下亦不減澄心者可將數畚
至

與顧朗哉

損惠良筆極副揮染第蒙學書作苦日以繼夜每
坐蘭亭于簡端無走祕闕于毫次抱犢之柿菓不

給零陵之綠蕉垂盡倘能遣玄菟以百頭假管城
而千雉庶或供狂素之濡首魏傅之運斤不爾戕
麻雜選動盈數箱竊恐曇邨之鴟鴞竟難籠致柳
厨之羽化終不返魂也

答李道甫

書法我朝祝京兆放而不情文待詔秀而不局皆
非晉書也不肖留意于此道四十年矣自謂能窺
典午門風大王穎秀天拔忽而如瑤臺美媛嫋嫋

作態忽而如當空落石莫敢睥睨五十外造于平
淡所謂無意爲書書乃佳也不肖從骨髓處翻出
節本帖而爲之高麗使臣每入賀購去非敢爲佞
至于諸體法唐法宋惟取其有致并以獻技臺次
但扇太長太闊不任運腕乞照鄙式作百柄來十
日寫去以備送贈且趁不肖眼明耳當今書稱湯
鄰初此公是浙晉書董玄宰得不肖米一班也勿
訝勿訝

與崔明府

龍眠尚塚兩卷附郭生奉納王恭作人無長物
此一領篋不欲輒餉丈人丈人應悉恭也屬匠摹
令其加意照料烟煤塞眼十指如懸錐即拈沾作
解事人惡能辦盤礴伎倆耶李卷真是澄心堂紙
薄如蟬翼滑如玉版可直老瞞臺上十片鴛鴦瓦
崔先生大善知識最善護持視此兩薄踰宜作黃
金布地觀咄嗟寒具油來逼人請以詛之大士前
願乞神力禱此五色闡提令其丹粉化泥沙紙素
作椶櫚我言不信君其問之如來

與王子廓

金箋潤麗秋爽當擬各體書之三教經用高句麗
紙書欲合作也以上當俟以扇至泚毫吾家十七
帖竟樹寰中赤幟澄清亦是祕本畧昉蟬翼拓覺
斐疊足好致倘得川扇紙薄如輕裕綿如純繭者
拓之宛然定武稊本矣便賦數縑來峨眉石小盈

洪園集 卷五 十四
周尺尺許者幸命行人斫一二拳置來禽中米氏
癖日日以劇卒難療也

與劉本初

碧落篆書在絳州唐人名筆正書是宋朝音釋藏
之可備題額之用然不直一錢也世所稱化鶴碑
即此云仙人閉戶寫完化身而去正是其靈驗耳
邢生滿腹五車不然當被本初難倒十八學士僕
處係舊刻檢出寄呈

與李本寧

王大令書保母磚蘇長公書乳母志要是邇時詞
筆騫翥意致沉鬱含毫吮朱自適其適原非有意
必傳亦非有意必不傳片言隻字卒堪千古乃知
少昊之簪非美好之器虞玩之屐極訛黑之敝非
借二公嘉言誼行惡能照耀史冊信乎蒼蠅用驥
尾以千里鵬鳥因扶搖而九萬事發相重物理爾
爾何獨人流

與陳廣野

自領送茶帖子嗣後不奉聲問第以數馬祇役衡
晉間旋抵郡中往復廿餘日歸來營營簿領數欲
奏書門下未果非敢一瞬相忘政恐草猝取譏尊
貴耳向與嘉茗人暑賴已自度第坐中不見採芳
主者即令喉吻相遊何若抵足深宵刺刺就李儂
家也伯修書來道魏博佳會每口不佞不置耳汪
司馬志太母夫人那可不令伺見之近得硬黃紙
舊榻聖教本足稱神物足下連宵見斗女問紫氣
乎蓋在冀分一咲

旬日內凡三荷垂問千里一函矣第廿八出場來
奔悉竟日夕不得飽飯委無片刻作報使者所知
幸仁兄諒之漢卮鑪一件即蘇文學腰鼎式色似
更翠潤今附奉齋閣永晝薦沈水之自銷否

偶得櫟木界方二謹分奉棊几此種體重而質膩
樹在郡南即吳儂無此矣從此相矢吾兩人得一

事必爲平分將以永世世金蘭耳老虎頭今在晉
州日爲我游揚視師公處書來惟我不借京貴齒
牙固自一片好心第精神勸憊有所不暇耳仁兄
謂何如古爵可即與去役帶來一翫當爲足下作
鼎敦牙儉斷不作老虎頭竊聖教狀也

奉仁兄初六日報書具悉兩姪各得雋伯母而下
喜可知也所具尚慳夙盟伯一迺塵沾沾見謝耶
望黃門先生門闌賀色繚繞吳使者末緣一躡履

戶外盈盈脉脉此日更軫情耳虎頭阿兄來此已

五日高車厲繡招搖吳市巾極不減豪舉第董董
一徃拜一小遲署中尚未得折簡讌集此來殊不
似居恒謔浪想再晤當露木色君房比有書微露
華轉意蓋亦知已眎我耳吉水仲兄論定矣何但
畱曹郎近遊吳城徐少叅園迺是匏翁故址大有
致貴邑酒蝦風味殊絕何日得一霑脣

季大夫携書計六月末旬得達中間不記作何語

書甫發而李商至不奉鹽官片檳快快甚一一扣
之則能道仁兄浮家汎宅狀及如夫人者教成一
部歌舞日按明妃蔡琰出入塞諸曲耳樂哉生平
後堂客不及聽覩樊素小蠻喉中音盤中態邨不
憎殺白尚書也芒種一書與新秋俱至茶凡三盛
四封色味都不渝毛先生雖班班然穎末盡含玄
菟風霜足博賣文數婆千萬矣三千里手蹟如新
展轉令人氣短所囑仁兄者年已逾中宜少減欣
樂之趣以疆骨玉神王領江南妙山水再四十秋
不須常令殿脚女來魔人人間廣野寧能金鑄軀
邪一笑一笑發函伸紙當謂河間阿弟解妒人矣
又一笑叔廣南力想後期故多爲調笑語李商者
輕賫赫蹏旦夕至或有肺附商畧也
拜再信無一不如弟所擬損饜數矣悞顏冒領寔
因手底乏用一時副急亦恃鮑叔知我貧爾巾履
取適三小豚圓頂方趾服以誇賓示威使者所親

覩弟婦以下皆感日飯白粲闔門皆感不必言
燈毬華燦北土自未曾得計可作十年雞上蓮花娛
也阿膠弟自合惜不多開化舊紙拓十七帖附一
緡文事字事天融一一幹上付餘姚茶客郭來二
邢岷忠狠甚南宮故黎那得有此此亦誠信之感
也峴茶勺中品二觔足矣明月峽者佳須長興熟
識輩庶免見贗索之老虎頭兄半撮不寄真是智
不能驅使草木矣笑笑酒霜後乃澄每歲當貢四

大噐易冬米四斛也

念毛釐未効媿且無卻自容乃辱分金隆泰滋用
不安于心燈毬華豔目所未覩白粲盈車浮淮遠
達總之皆異寵也年來荒頓轉不可支缺然稱答
須之未即即土日耳一秦復陶得之蘭州計曹奉
作緡袍清酒二盛差具黍味但恐未便得至奈何
弟劼劼穀城一切幾賣此身於于公之門徃來百
許日方得安師於寢近師母又逝復赴劼劼所小

稽使以此祭于師文足當典謨何又重之幣具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矣傳述節烈敢不如指應訓擾擾絕無片刻清適明春當勉課自書褚米付梨齋往也問虎頭兄索數兩啣茶靳不予殊笑人第邇日酒可飲三十小杯飯亦健鬚尚無一莖白者讀書覺有味想當有數十年活也

答陳元瑞

六月十五日奉到尊大人書具悉闔眷安隱不勝

歡喜已而使者用雅命見及纍纍滿囊北來簞裝何記念之厚如此二篋曲中流黃耶益以八蠶之麗千兔之鋒東南之美盡是矣齊東僖父何以爲報也行卷文豐而有骨典具乎奇若伯氏則不煩繩削進乎伎矣一代國華足稱雙壁更何必元方季方哉拭目聯鰲以慰堂上粗有不虔極慙不類矜恕荒陋幸甚幸甚

扇甚佳使到賈勇書得五柄是夜目青大作痛不

可當俟八月初通寄此微事物斷不乾沒也高句
麗太光不任書容易他紙足下書似眉山文選
序必是大書敬拜賢兄努力同捷

洪園集卷五終

中子夏賜黼堂刻

